

花草草



周瘦鵬 著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花 花 草 草

周瘦鵬著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內 容 提 要

本書收入散文小品三十五篇，分为兩輯。第一輯里对各种常見的花草果物作了概括的介紹，記述歷史上有关花草果物的傳說、古代詩人們的咏嘆以及劳动人民的功績；第二輯里有游記，也有風土俗尚的敘述。作者描寫了解放以后的幸福生活，也寫下了自己的感想和体会。本書可供花木愛好者参考，也可作一般的抒情小品文閱讀。

花 花 草 草

周瘦鵬著

*

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

上海衡山路59弄2号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078号

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

*

开本：737×1092 1/32 印張：2 9/16 字數：49,000

1956年9月第1版 1956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數：1—20,000

統一書號：T16077·4

定價(5) 0.18元

前 記

我是一个特别爱好花草的人，一天二十四小时，除了睡眠七、八小时，和出席各种会议或动笔写篇文章以外，大半的时间，都为了花草而忙着。古诗人曾有“一年無事为花忙”之句，而我却即使有事，也依然要设法分出时间来，为花而忙的。有时甚至忙得过了头，廢寢忘食，影响了健康；这不仅仅是尋常的爱好，簡直是做了花草的奴隸了。

我的家園，自从解放以來，就向羣众开放，來者不拒。全國各地的工農兵以及首長、干部和國際友人們，都來參觀我的花草，表示特殊的好感，使我精神上得到了莫大的安慰，也增加了我劳动的热情，总想精益求精，使他們乘兴而來，不要敗兴而去。有好多來賓还要求我多寫些有关花草的文章，以供觀摩。我興奮之余，就把一枝閑攔了十多年的筆，重新動了起來，居然乐此不疲。老友沈禹鐘兄去秋特來看花，贈詩多首，中有“閉戶自开花世界，著書能斗月精神”之句，虽說有些过譽，倒也給与我一种鼓勵。

本書所收的散文三十五篇，都是一九五五年的作品，分为二輯：第一輯为我所爱好的花草果品張目，頌德歌功，不遺余力；第二輯記游踪，寫風土俗尚，談談苏州的手工藝，有的

虽說与花花草草無关，然而也可以說是日常生活中的花花草草，反映出我在这新中国的新社会，是过得非常美好，非常愉快的。因此統名之曰“花花草草”，也未始不可。

一九五六年五一劳动節周瘦鵑記于紫羅蘭龕

目 次

第一輯

迎春花·····	1
梅花時節·····	2
鄧尉梅花錦作堆·····	4
百花生日·····	6
桃花瑣話·····	8
山茶花開春未歸·····	11
山茶續話·····	12
國色天香說牡丹·····	14
綽約婪尾春·····	16
薔薇開殿春風·····	18
杜鵑花發映山紅·····	20
凌霄百尺英·····	21
蕊珠如火一時開·····	23
談談蓮花·····	25
枇杷樹樹香·····	29
夏果摘楊梅·····	30

年來处处食西瓜·····	32
調話荔枝·····	33
秋菊有佳色·····	35
仲秋的花与果·····	39
枸 杞·····	40
蓼花和木芙蓉花·····	42

第 二 輯

新西湖·····	45
無錫印象·····	50
上方山·····	55
双 塔·····	57
賣花声·····	59
花雨繽紛春去了·····	61
清明時節·····	63
端午景·····	64
花竹幽窗午夢長·····	66
檀香扇·····	68
鴨 話·····	70
洞庭碧螺春·····	72
顧綉与苏綉·····	74

第一輯

迎春花

迎春花又名金腰帶，是一種小型灌木，往往數株叢生，也有獨本而露根，伸張如龍爪的，姿態最美。幹高一二尺、三四尺不等，可作盆栽，要是種在地上，可達一丈以上。莖作方形，上端纖細而延長，因有金腰帶之稱。莖上對節生小枝，一枝有三葉，葉厚，作深綠色，與小椒葉很相像而沒有鋸齒。春前開鵝黃色小花，六瓣，略似瑞香，不會結實，又有開花作兩疊的，自是異種，也許來自日本。花後剪其枝條，插在肥土中即活，二、三月中用擇牲水澆灌，來春花必繁茂。

迎春雖很平凡，而開在梅花之先，並且性不畏寒，花時很長，與梅花仿佛。我曾有句云：“不耐嚴冬寒徹骨，如何迎得好春來”，顧名思義，自是花中可兒。然而雖說它并不畏寒，可是前二年初冬時，寒流突然襲來，也竟抵抗不得，我旧有的几株老幹迎春，都是斷送在這一次寒流之下的；只有一株懸崖形的至今無恙，如魯靈光之巍然獨存。旧籍中稱迎春為僭客，又有品為六品四命和七品三命的，不知何所取義。迎春枝條多長而纖細，婀娜多姿，種在深盆中，作懸崖形，使它的柔條紛披下垂，最為美觀。

迎春花倒也是古已有之的，唐宋时代，就見之于詩人筆下了。如白香山玩迎春花贈楊郎中云：“金英翠萼帶春寒，黃色花中有几般？憑君語向遊人道，莫作蔓菁花眼看。”刘琦中东廳書迎春云：“復闌纖弱綠条長，帶雪冲寒折嫩黃，迎得春來非自足，百花千卉共芬芳。”刘敞閣前迎春花云：“沈沈華省鎖紅塵，忽地花枝覺歲新；為問名園最深处，不知迎得几多春？”断句如晏殊咏迎春云：“淺艷侔鶯羽，纖条結兔絲，偏凌早春發，应詭众芳迟。”以花色比作黃鶯的羽毛，以枝条比作纖柔的兔絲，更以花之早开为当然，而詭他花之迟放，寥寥二十字，已將迎春花的特点寫尽了。

詞中咏迎春的較少，宋人趙師俠曾有清平乐一闕云：“纖穠嬌小，也解爭春早。占得中央顏色好，裝点枝枝新巧。东皇初到江城，殷勤先去迎春。乞与黃金腰帶，压持紅紫紛紛。”將迎春和金腰帶两个名称，全都帶上了。

今年立春較迟，迎春花也开得迟了一些，可是我有一盆老本的，在一个月以前已疎疎落落的开了。此外如懸崖形的一本和其他小型的三本，都还含苞未放，大概真要捱到了立春節方肯迎春吧？

梅 花 时 節

梅花延迟了一个月，终于在農曆二月下旬，爛爛漫漫的開起來，可是已使人等得有些兒不耐煩了。梅开在百花之先，所以在花譜中总是居第一位，而它的品格，在百花中也确有居第

一位的可能。古人曾說：“水陸草木之花，香而可愛者甚衆，梅獨先天下而春，故首及之。”先天下而春，就是梅花的可愛與可貴處。

古時梅花種類很多，有重葉梅、官城梅、同心梅、照水梅、台閣梅、九英梅、兩枝梅、品字梅、百葉綉梅、消梅、時梅、墨梅、侯梅、紫梅諸種，現在大半斷種。我園子裡所有的，有綠萼梅、玉蝶梅、朱砂紅梅、胭脂紅梅、鐵骨紅梅、江梅、淡紅梅、送春梅，以及日本種的鹿兒島梅、乙女梅、花條梅、單瓣紅梅等。這各種梅花，有的種在地上，有的栽在盆裡，內中也有老幹枯幹，這要算是梅花中的瓊寶了。

我對梅花有特殊的愛好，寒香閣中，平日本來陳列着磁、銅、木、石、陶等梅花古玩，四壁又張挂着香雪海、梅花書屋、探梅圖、梅花詩等舊畫。到了梅花時節，更少不了要供着活色生香的梅花，盆梅和瓶梅，全都上場了。還有梅邱上的那間梅屋，本來窗上門上都有梅花圖案，並挂着用銀杏木刻就的宋代楊補之和元代王元章的畫梅，而雄踞中央的，還有一只浮雕梅花的六角几。今年，我在東角和西角的矮几上，分陳着兩盆老幹的綠萼梅，所謂疎影橫斜，暗香浮動，那是當之無愧的。那六角几上的一只古陶鉢中，插着一枝鐵骨紅梅；而一只樹根几上安放着的唐代大詩人白香山手植檜的一段枯木中，插上一枝胭脂紅梅，於是這梅花時節的梅屋，也就楚楚可觀了。

此外如愛蓮堂和紫羅蘭盒中的案上几上，更陳列着二十多盆大型、小型的梅椿，而以蘇州故名畫師顧鶴逸先生手植的那株綠萼老梅為甲觀，枯幹蒼古入畫，好像一頭鶴鼓翼而舞，

我因名之曰“鶴舞”。这一株老梅，寿在百齡以上，顧氏后人移贈于我，已歷三年，我珍如拱壁，苦心培养，今年的成績，更勝于前二年，这是我所沾沾自喜的。

農曆二月二十五日起，梅屋、梅邱一帶的十多株梅樹，全都盛開，就中以全白而單瓣的江梅為多。宋代范成大所謂疎瘦有韻，得荒寒清絕之趣。此外如綠萼梅、淡紅梅、朱砂紅梅、胭脂紅梅和日本種的鹿兒島梅、乙女梅等，點綴其間，蔚為大觀，從梅屋門前向下一望，自成兩囑；朋友們稱之為“小香雪海”，我說不敢稱海，還是稱之為“香雪溪”吧。我所作歌頌梅花的詩詞不少，現在把我口頭常在吟哦着的几首梅屋詩寫在這裡：“冷艷幽香入夢閑，紅苞綠萼簇迴環，此間亦有巢居閣，不羨逋仙一角山。”“屋小屏深膝可容，隔帘花影一重重，日長無事偏多夢，夢到羅浮四百峯。”“合讓幽人住此中，敲詩寫韻對梅叢，南枝日暖花如錦，掩映湘帘一桁紅。”“聞香常自掩重局，折得梅花插玉瓶，昨夜東風今夜月，冰魂依約上銀屏。”這梅花時節的梅屋，確是可以流連一下的。

鄧尉梅花錦作堆

“鄧尉梅花錦作堆，千枝萬朵滿山隈，几時修得山中住，朝夕吹香嚼蕊來。”這是我往年在梅花時節為了懷念鄧尉山梅花而作。鄧尉在吳縣西五十里的光福鄉，因漢代有鄧尉隱居于此，故以為名。宋代淳祐年間，高士查莘在山塢大種梅樹，後來山中人就都以種梅為業。梅花時節，滿山香雪重重，皚皚一白，

綠萼紅英，也錯雜其間，數十里幽香不斷。清代詩人金恭，曾有小記云：“小雪初晴，余寒送臘，具鶴氅浩然巾，入鄧尉山，看紅梅綠萼，十步一坐，坐浮一大白，花香枝影，迎送數十里。”往年鄧尉梅花之盛而美，可以想見。附近如玄墓、彈山、青芝、西磧、銅井、馬駕諸山，也都有千樹萬樹的梅花，而以鄧尉為代表，因此古今來文人墨客所作的文章詩詞，都在歌頌鄧尉的梅花了。

玄墓在鄧尉東南六里，兩地實在是一山相連的。看梅人一路從鄧尉到玄墓，所謂“花外見晴雪，花里聞香風”，真的使眼鼻受用不盡。清代李福有玄墓探梅歌云：“雪花如掌重云障，一絲春向寒中釀，春信微茫何處尋？昨宵吹到梅梢上。太湖之濱小鄧林，千株空作橫斜狀，銅坑寥寂悄無蹤，石壁嵯峨冷相向。踏殘明月鎖香痕，翠羽啾啾共惆悵，報道前村消息真，冲寒那顧攀層嶂。玉貌驚看試半妝，霜華喜見裁新樣，醉酒臨風各有情，小別經年道無恙。此花与我宿緣多，冰雪滿衿抱微尚，相逢差慰一春心，空山不負騎驢訪。”我在抗戰勝利後一年春初，也曾探梅玄墓，見梅樹已大遭摧殘，聖恩寺前，几已蕩然無存，後面真假山那里倒還有好多株老梅，尚可一看。還元閣中旧藏的“一蒲團外萬梅花”長卷，前半早已失去，只剩胡三橋一画和現代人所題跋的詩詞了。

馬駕山在銅井山東，山井不高，清初遍山都種有梅樹。花時叢叢香雪，有如一片香海，康熙年間巡撫宋犖在崖壁上題了“香雪海”三字。康熙、乾隆二帝也曾到此一游。我在二十餘年前來此探梅時，不但見本山上全是梅花，就是望到遠處也一片雪白，真不愧為香雪海了。汪琬游記中也說：“列坐其地，俯窺

旁矚，蒙然峒然，曳若長練，凝若積雪，綿谷跨嶺，無一非梅者。”可是去秋我与苏州市園林管理处同人为了要整修山頂上的梅花亭，前去察看，見山上連一株梅樹都沒有了。梅花亭也殘破，香雪海一碑尙在山麓。我家藏有清代吳大澂所画“香雪海”橫幅，挂在寒香閣中，梅花時節，朝夕觀賞，也就聊当臥游了。

今秋，“香雪海”上的梅花亭和亭下斜坡上的軒，都已修好了，自覺楚楚可觀。可是山上、山下和山的四周，還要種上千百株的梅樹，那麼開花時香雪叢叢，才不負“香雪海”這一個美好的名稱。

百 花 生 日

百花生日又称花朝，日期倒有三个：宋时洛陽風俗以二月二日为花朝節，又为挑菜節；东京以二月十二日为花朝，作扑蝶会；成都以二月十五日为花朝，也有扑蝶会。昔人以挑菜扑蝶点缀花朝，事实上这时期蝴蝶絕無僅有，不知怎样作扑蝶会的。挑菜倒大有可为，如薺菜、馬蘭头等，都可挑來做菜，鮮嫩可口，不过現在早已沒有挑菜節这个名目了。总之，花朝在二月，是肯定的，正如漢張衡归田賦所謂“仲春令月，時和氣清，原隰郁茂，百草滋榮”。百草既已滋榮，百花也萌芽起來，称花朝为百花生日，也是很恰當的。

苏州風俗，一向以農曆二月十二日为花朝。女郎們剪了五色彩綵黏花枝上，称为賞紅，現在可簡化了，不用彩綵而用紅

紙，又做了三角形的小紅旗插在花盆里，為花祝壽。從前虎邱花神廟中，還要獻牲击樂，以祝花誕。清代蔡云“吳歛”所謂：“百花生日是良辰，未到花朝一半春；紅紫萬千披錦綉，尚勞點綴賀花神。”此詩就是專咏這回事的。虎邱花神廟有一聯很為工妙：“一百八記鐘聲，喚起萬家春夢。二十四番風信，吹香七里山塘。”不知是何人手筆？

唐代武則天於花朝日遊園，令宮女采了百花，和米搗碎，蒸成了糕，賜與從臣。宋代制度，花朝日守土官必須到郊外去察看農事。明代宣德二年，御制花朝詩，賜尚書裴本。這些故事，都可作花朝談助。

我於每年花朝前後梅花怒放時，例必邀知友八、九人作酒會或茶會，一面賞梅，一面也算為百花祝壽，總是興高采烈的。只記得當年日寇侵入蘇州後的第二年，我偏促地住在上海一角小樓中，花朝日恰逢大雨，而心境又很惡劣，曾以一絕句寄慨云：“夭桃沐雨如霑淚，弱柳梳風帶恨飄；燕子不來帘箔靜，百無聊賴是今朝。”那年節令較早，所以花朝日桃花已開放了。

任何人逢到自己的生日，總是希望這一天是日暖風和的，花朝是百花的生日，更非日暖風和不可，下了雨，可就把花盆里的紅紙旗都打壞了。清末詩人樊樊山有花朝喜晴一詩云：“準備芳辰荐壽杯，南山佳氣入樓台，鵲如漆吏荒唐語，花為三郎爛漫開；甚欲挽留佳日住，都曾經歷苦寒來；晚霞幽草皆顏色，天意分明莫浪猜。”第五、六句很有意義。

詞中咏花朝的，我最愛清代畫家兼詞人的改七蕪有一闋菩薩蠻云：“曉寒如水鶯如織，苔香軟印沙棠屐，旖旎小紅闌，

銷魂似去年。春人開笑口，低祝花同壽，花語記分明，百花同日生。”又董舜民蝶戀花花朝和內云：“屈指春光將過半。又是花朝，花信春鶯喚，情緒繁花花影亂，護花花下將花看。拈花笑倩如花伴，細讀花間，花也應腸斷，花落花開事換，編成花史山妻管。”詞中共有十五個花字，用以歌咏百花生日，確是很適合的。

桃 花 瑣 話

“桃之夭夭，灼灼其華”，這是詩經中的名句。每逢陽春三月，見了那爛爛漫漫的一樹紅霞，就不由得要想起這八個字來，花枝的強勁，花朵的茂美，就活現在眼前了。桃，到處都有，真是廣大羣眾的朋友，博得普遍的喜愛。

桃的種類不少，大致可分單瓣、復瓣二大類。單瓣的能結實，有一種十月桃，遲至十月才結實，產地不詳。復瓣的有碧桃，分白色、紅色、紅白相間、白地紅點與粉紅諸色，而以粉紅色為最名貴。他如鴛鴦桃、壽星桃、日月桃、瑞仙桃、美人桃（即人面桃）等，也大都是復瓣的。

我有一株盆栽的老桃樹，至少有三、四十年的樹齡，在吾家也已十多年了，枯榦槎枿，好像是一塊縐瘦透漏的怪石。桃榦最易枯朽，難以持久，而這一株却很堅實，可說是得天獨厚。每年著花很多，並能結實，去年就結了十多個桃子，摘去了大半，剩下六個，雖不很大，而也有甜味。我吃了最後的一個，算是勞動的報酬，勝利的果實。我又有一株安徽產的碧桃，也是

数十年物，幹身粗如人臂，屈曲下垂，作懸崖形。花为复瓣，大似銀圓，作粉紅色，很为难得，每年着花累累，鮮艷可愛。這兩株桃花，同时艷發，朋友們都称之为吾家盆栽中的二宝。

晉代陶淵明作桃花源記，原是寓言八九，并非真有其地，而后世讀者，都向往于这个世外桃源，也足見其文字之魅力了。我藏有明代周东邨所作桃花源圖大幅，上有嘉靖某某年字样，筆酣墨飽，精力弥滿，經吾友吳湖帆兄鑒定，疑是他的高足仇十洲的代筆。我受了此画的影响，因于前二年制一大型水石盆景，有山、有水、有洞、有屋舍、有田野、有船、有漁人、有桃花林、有种田的農民，儼然是一幅桃花源圖，自以为平生得意之作。可是桃花并不是真的，我將天竹剪成短枝，除去紅子，就有一个个小顆粒，抹上了紅漆，居然活像是具体而微的桃花了。

桃花必須密植成林，花时云蒸霞蔚，如火如荼，才覺得分外好看。据武夷雜記載：春山霽时，滿鼻皆新綠香，訪鼓樓坑十里桃花，策杖独行，随流折步，春意尤閑。又寧波府城东，相傳漢代刘晨、阮肇二人曾在此采藥，春月桃花万樹，儼然是桃源模樣。茅山乾元觀，前有道士姜麻子，从揚州乞得爛桃核好几石，在空山月明中下种，后來長出無數桃樹，長达五里余。西湖包家山，宋时有“蒸霞”匾額，因山上独多桃花之故，二、三月間，游人紛紛來看桃花，称之为小桃源。又棲霞嶺滿山滿谷都是桃花，仿佛紅霞積聚，因以为名。古田縣黃蘗山桃樹密集，山下有桃塢、桃湖、桃洲、桃溪諸勝，簡直到处都是桃花了。又淑浦一名華盖山，从前曾有人种下了千樹桃花，至今有桃花

圃之稱。上海龍華一帶，旧有桃樹極盛，每逢春光好時，游人趨之若鶩，而後來却逐漸減少。現在龍華塔已修復了，我以為還該種植桃樹千百株，才可恢復旧觀。蘇州市園林管理處今春在城東動物園對面的城牆上，種了桃樹几百株，將來開了花，紅霞照眼，真如一面大錦屏了。

蘇州城內西北隅，有桃花塢，現在虽只是一條長街，大概古時是有很多桃花的。明代大畫家唐寅（伯虎）晚年曾卜宅于此，賣畫為活，其居處名桃花菴，後來改為淮提菴了。

唐明皇御苑中，有千葉桃花，每逢桃花盛開時，與楊貴妃天天宴飲樹下，他說：“不獨萱草忘憂，此花亦能銷恨。”他又親自折了一枝，插在貴妃的寶冠上，端詳着笑道：“此花尤能助嬌态也。”所謂千葉桃花，就是碧桃，因為它是復瓣之故，比了單瓣的更見嬌艷。我的園子里，旧有碧桃四株，三株是深紅色的，一株是紅白相間的，樹幹高三丈余，盛開時真如一片赤城霞，十分鮮艷，園外也可望見，在萬綠叢中，特別動目。花落時猩紅滿地，好似鋪上了一條紅地毯。可惜因樹齡都在二十年以上，先後枯死了，這是一個不可彌補的損失！詞中咏碧桃的不多見，曾見宋代秦觀有虞美人一闕云：“碧桃天上栽和露，不是凡花數，亂山深處水瀟迴，可惜一枝如畫向誰開？輕寒細雨情何限，不道春難管，為君沈醉一何妨，只怕酒醒時候斷人腸。”他說“不是凡花數”，這是給與碧桃花的一個很高的評價。